

履園業話

精怪

叢話十六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鼠食仙草

吾鄉九里橋華氏家有樓扇鑰已久除夕之夜忽聞樓上有鼓吹聲異之家人于牆隙中偷窺有小人數百長不盈尺若嫁娶狀儼禮前導奩具俱備旁有觀者曰明日嘉禮當更盛也主人頗不信至次日夜乃親視之聽鼓吹復作花光鎧絳照耀滿樓有數十人擁一鸞輿而新人在輿中哭作嗚嗚聲後有老人坐兜轎掩涕而送之女從如雲俱

出壁間去主人大駭自是每夜于隙間探之不半月聞呱
呱聲生子矣又數日所生子就塾矣其師織長烏喙白鬚
飄然向坐兜轎老人手攜童子出拜師授以中庸章句歷
歷如人間里中有聞之者疑信參半一日有道人過其門
曰君家有妖氣當爲驅除之但須以犧牲穀食酬神始能
去也主人強諾之道人仗劍作法噓氣成煙旋繞空際即
有金甲朱冠者現前領道人指示梁柱而退少頃空中擲
小人數十道人飛劍叱之須臾皆死盛以竹筐幾盈石許
道人曰我遠來不敢言勞惟驚擾諸神酬之宜速也言訖

而去主人自念曰除妖正也因妖而索食是亦妖也遂不
酬神忽聞梁間疾呼曰汝輩強項若此吾爲施神術而求
一飽不可得吾曹小繁將奈我何乃知所謂道人 卽掩
涕送女之老人金甲神者亦卽烏喙白鬚之 師也而竹
筐所盛之小人一石許亦無有矣因此穿堂穴壁齧案脚
穢箱無完衣遺矢淋漓作鬧無虛日主人不得已急往江
西訴張真人真人禱之壇乃曰此羣鼠悞食仙草變幻爲
祟也乃書符數紙主人歸懸諸樓上復以小符用桃木鍼
鍼其穴遂寂然越數日穢氣大作啟樓視之見腐鼠千餘

頭中有二白毛長尺許者似卽向之作法者也此前明萬歷末年事按今邑中風俗歲朝之夜皆早臥不上燈誑小兒曰聽老鼠做親卽以此也

張氏怪

吾邑有諸生張熙伯喜談術數多讀志怪之書忽聞梁間有呼相公者始聞其聲繼見其形形無常或作偉丈夫或作十一二歲童子或作女鬟舉家見之一日熙伯子晨起讀書怪挾書亦爭誦貌如一熙伯莫能辨子衣肩有綻處驗之亦同無何怪笑簷隙間熙伯子仰窺其

榻悉具

怪僅長寸許踞几朗誦乃金正希橐也適客至熙伯方咨
嗟無以爲饌怪云吾當爲相公致之旋有酒一壺佳餚四
五品墮於桌上賓主啖之極歡熙伯故貧士無錢糴米忽
有錢數百置案頭怪亦談人禍福無不中者有客來熙伯
家作歇後語云君家索隱行尙在耶怪應聲云子不語固
在也如是者年餘適張真人過邑境邑令吳澹元爲言於
真人真人遣法官至怪寂然法官出旋又至熙伯挽令公
再懇真人曰怪自外來者易去自心發者難除然吾終當
有以治之可移檄城隍怪當自去比暮怪言于熙伯曰吾

卽去但須遲我三日卽收拾筐箱器皿衣履什物至於醢
鹽食具莫不捆載而去越數日復還曰大江以北烽煙甚
熾吾未有備將鳩工而飭材焉惟重驚動相公起居有足
愧耳卽召函人矢人造作干戈器械鍛鍊刮磨錚錚有聲
數日而畢乃集數百人甲冑而馳耀武庭中庭不甚廣而
縱橫馳驟五花八門宛如教場演習兵弁也一呼擁而去
此明季事

朱方旦

湖廣人朱方旦鰥居好道偶于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

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緣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宮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一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同行俄至一處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少頃有女出見芳姿豔雅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卺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爲天下大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力阻不從嘆曰此數

也遂別而行朱與女旣入都賃居大厦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女愆朱出教以法呪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黑雲起于東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聖祖因召見賞賜甚

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妬之乃佯與之親昵以探其爲何如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

乃狐也將衣求印原翼升天詎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卽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其日天師已奏進下旨將朱方旦正法先是雲間王侍御鴻緒劾朱妖言惑衆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石妖

華子旦者吾邑人居嚴家池北暑月每偕友乘涼于學宮前石闌上一夕月色甚明黃昏人靜欲喫煙思覓火不得獨步入學宮見小門半啟有女郎露半身絕色也見華凝盼與之火良久掩扉入華心蕩歸臥書館思之不置忽聞

叩門聲啟視之卽所見女郎也自言是學官家人女見君
畱情故脫身至此幸無漏洩華喜甚遂同枕席繾綣甚篤
至天明而去自是無夕不至家人或窺見之親友亦知其
事者咸謂學官家人並無此女恐爲妖所魅華以詰女女
曰吾實仙也與子有緣幸勿疑嘗偕華詣其所居幽房曲
徑實異人間又挾華遍遊天下諸名勝悉記其聯額筆之
書然華體日羸困不能支心亦疑爲妖而遠之無計一友
教以銀硃塗其額如其言女不覺也試踪蹟于學宮見碑
趺石龜首有硃焉乃具呈於官集衆碎其首中有小圓石

堅如鐵斧不能傷火不能焚也乃舉而投諸湖絕蹟者旬
餘一夕女復至衣袂皆濕曰吾固無恙但來路稍遠今住
此不復返矣自是常居其家日中亦不避女工精絕華妻
怒甚及見之反轉怒爲喜不知其所以然至明年春二月
惠山神誕賽會甚盛且聞張真人將過境華匍匐行至南
郭憊甚憩驛前石上見一道人丰神特異謂華曰子訪真
人無爲也華曰子能治妖乎道人曰易耳華遂跪求道人
出二符曰一粘于房門一粘于臥榻吾今有事期中秋爲
子除之華曰吾憊甚不能歸奈何道人偕至道旁酒肆中

取酒一盃書符其中令華飲之華故能飲持盃覺重甚飲不能盡道人取盃盡之曰子緣淺可惜也道人徑去而華覺足有力歸如誠粘符女至門不能入越窗而進至臥榻不能上惟抱牀足痛哭而已歷數往日恩情曰奈何遽絕我華寂不爲動自後女雖居其家不能近矣至中秋夕華方夜飲耳中忽聞呼華子旦名知道人至尋聲至後園見道人背劍繫胡蘆立月下出一符令華偕其妻縛妖出妖曰吾至此復何言但祈置我于暗處乃出擲于牆邊見道人仗劍指妖有氣一條如白練遶劍而上插于胡蘆中遂

不見後張真人過錫山索其符觀之曰此呂祖親筆篆也
後子旦年至八十餘而歿康熙初年事

憶余于嘉慶二十年秋偶拜無錫校官郭晴川先生於
明倫堂後見一美婢年可十六七手抱嬰孩舉止閑雅
衣妝亦華麗絕俗意謂是門斗之女余時正欲買妾使
人訪之僉云並無其人異哉或此怪尚在學舍中耶

小三娘

湖廣麻陽縣方壽山中有女妖白晝現形空中聞語自稱
小三娘爲民厲民懼多遷徙避之縣令設醮驅之不去時
蘇州蔣敬夫名燾官辰州知府手草檄文率役數十人操
一豚蹄一盃酒親履其地詢妖所在土人曰山陰有一洞

時聞異聲窺者輒暴死人莫敢近蔣曰居官不避難遇難而死無所悔也况吾爲

天子吏爲忠臣孝子之裔雖

有妖足以制之吏胥相顧驚愕紳士再三勸阻蔣曰諸君豈不知韓昌黎之驅鱷魚乎諸君視吾爲何如人而虞吾不能步昌黎後塵乎卽至其處吏胥勉強相從洞口極狹投以豚酒焚檄呪之俄頃洞中黑風旋起草木皆鳴蔣曰妖能作祟現形我前我坐此待之良久無所見率衆歸路旁見繡鞋一雙皆曰是矣妖所履也蔣曰妖已遁民可無恐矣此康熙六十一年事

石虎

蔣光祿公塋在婁門外壩基橋康熙四十年間有墳之鄰近一養媳買麵過蔣墳稍佇立倏失去覓之不得歸而告其姑姑怒疑其誑也罵之養媳哭泣至蔣墳向天拜禱回視兩旁石獸有石虎口吐麵一縷因拉姑觀之怒始息是夕有人見塋前神燈照耀逾時滅明日視之虎已缺其口後不復怪矣

寄橐致富

吳門有某行賈虧本抑鬱無寥一日有老翁來寄橐甚重

一去年餘並無蹤蹟因發之盡黃白物也暫取運用致貲鉅萬越數年翁忽至詢知其故如數還之翁笑曰我欲此物何爲我實仙也汝命應富但須祀我一室每晨以火酒一盃雞子十枚供我座前便足矣如其言如此者數十年後其子孫不甚信祀奉稍怠遂屢患火災不十年而大敗

龜崇

嘉定外岡鎮錢又仕途遇人攜一小龜背穹窿如塔詫而市之畜諸舊中或取置之地龜亦時行時止不背人亦不行他處鄰人吳鼎之妻頗有姿色嘗坐檐下積以口擘麻

亂者卽吐棄之龜時至食其吐餘未匝月吳妻忽見一客
衣黑衣軒然而來方趨避間客突入抱吳妻宛如夢寐遂
爲淫褻自是無夜不來婦日就尪瘠詰其由乃知龜之爲
祟也遂殺龜婦忽大呼曰是不可饒也氣頓絕矣無何而
鼎亦亡

蛇妻

湖州歸安縣菱湖鎮某姓者以賣碗爲業納一妻甚美而
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我見子作此生涯飢
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益其夫聽之遂棄舊

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
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
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于牀遂驚叫反走
同視則母也因告於師師故村學究以禍福之說聳動其
夫妻已知之遂謾罵曰吾家家事何與先生是夕忽不見
乾隆初年事

妖人

吳門有素封某以貲爲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東偶于井
中見黑氣召巫視之曰此冤孽也須令道士牒往酆都如

其言而黑氣滅後三年氣又從井中出繚繞屋宇巫曰孽已深須再牒又從之而滅復三年氣再見巫曰孽不可道矣須以某道士來收治之某道士者善符水精勅勒術重幣延請始至云法事須百金三日可滅但需先付其半從之第一夕道士誦呪持燈黑影繞燈旁第二夕黑影入燈內道士云明日須付清百金妖始滅不從僅付二十金曰且俟妖滅始清付道士怒碎燈而去但見黑影滿帳鬼聲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曰道士善隱形術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聞此道士每夜宿必獨居一室有鑿壁窺之者

見有兩女子侍寢想能攝生魂與之狎真妖人也

黃相公

余舊居金匱泰伯鄉之西莊橋東北半里許有村名新宅者鄒氏世居其旁舍有倪姓爲木匠娶一妻頗有姿一日忽微笑曰黃相公來了遂入臥房自此每一月輒來五六次其夫無如何也有一夕其夫忽見有白面書生從內出急將大斧刃之人隨墮地視之一大黃鼠也自後寂然

蜒蚰精

閩門葉廣翁精于崑曲有納書樓曲譜行世其族子某年

少能文頗好狹邪一日獨坐書室中有女來奔頭挽雙髻
曰西鄰某家女也遂與同寢膚柔滑如凝脂生竊自喜惟
此女每來茵褥上必有白光一團如泥銀者莫解其故越
數月生得疾以療死或謂此蜒蚰精也

桃妖

嘉定外岡鎮徐朝元家舊有桃花一株其妹方笄甚美常
曝衣於樹上一日忽見美男子立於旁調笑者久之遂
通衽席女益嬌豔而神氣恍惚家人密覘之疑桃爲妖鋸
之血蹟淋漓妖遂滅而女亦尋斃

狐老先生

山東兗州府城樓上相傳有狐仙好事者欲見之必先書一札焚化并小備餽饌至期而待夜半必至稱之曰狐老先生其人著布衣冠言貌動作絕似村學究問其年曰三百歲矣于天地古今一切語言文字無所不曉獨未來之事不言人有見者因詰之曰貴族甚夥傳聞異詞每見有以淫穢害人者何耶先生嘆曰是何言歟世間有君子小人之分吾族亦然其所以淫穢害人者不過如人間娼妓之流以誘人財帛作謀生計耳安得謂之人乎又詰之曰

然則君子所作何事曰一修身二拜月如是而已聞者爲之聳然

天狗

蘇州宋文恪公墓在沙河口乾隆中有墳旁老嫗陸姓月下見一物如狗者從空而下躍水中攫魚食之如是者旬餘不解其故一日守墓者遙見華表上少一天狗過數日天狗如舊或疑此物爲怪擊碎之

男女二怪

膠山鄉上舍里之東南地名煖焦洞有村民夫婦俱年少

婦微有姿色乾隆戊午三月婦偶于門首佇立見一美男子俊服麗容過其居彼此流盼至夜適夫他出月甚明忽有人排闥入卽日間所見之美男子也擁婦同寢極歡自是每夜必至夫不之覺也未幾其夫亦見一女子至其門美甚疑近村無此女迨夜將掩扉而女在室矣卽與之登榻而妻亦不知厥後夫婦男女四人共臥彼此各有所私似若無見聞者然夫婦日漸羸瘦心知爲怪而莫由窮其源里中父老聞之乃言村南數百步有古墓墓有老獾或日久爲妖耳探之墓果有大穴集衆掘之迫以火繼灌以

石灰水訖無所見而怪終不去有道士葉某習驅妖術乃
延之設醮三日遂不復至

有聲如牛

先君十餘歲時常侍先祖母顧太孺人寢于貽燕堂之北
廂一夕聞堂中有聲如牛猛厲欲絕急召家人持燈燭之
一無所見惟半窗殘月而已其明年春先祖紹美公忽發
痰疾越五年而終不識何怪

管庫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錢塘門外有狐仙作二女形借寓人

家言語似北直隸人其長者年貌不過十七八少者垂髻
僅十一二惟十餘歲童子能見之每日索清水一盃茶二
盞置几上日午後倩童子借書看手不釋卷看畢卽令童
子還之有人以金瓶梅與看者女略一翻閱微笑曰此宜
淫之書不足觀卽擲地下有老諸生王姓者博學善考據
攜一童子欲謁之女適他往王悵然返及出門童子隨指
空云女同矣於是復入女指座云先生請坐王望空而言
曰吾聞汝等有三十六種汝何產也女曰西山派王曰然
則汝何不居燕趙之間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 聖

駕南巡吾等護蹕而來王曰何不護蹕而返女曰上帝使吾等看守藩庫王曰既如此不居藩庫何也女曰本居藩庫今已滿期將欲歸故鄉耳王又曰聞汝喜於看書所看何書女笑曰老書歎凡世上所有之書皆可觀也王曰何書最妙女曰易經王曰自漢至今注易者不一其人如漢之施孟梁邱京氏費氏焦氏全注汝能盡見之乎且何者爲優何者爲劣乎女又笑曰此不過講名物象數讖緯之說而已精義不在是也坐話移時滔滔不窮然女所答問諸言皆因童子傳話王無所聞也越數日忽去酬房

主人以庫銀五兩

鼈精

世傳育詞中有白蛇傳雖婦人女子皆知之能津津樂道者而不知此種事世間竟有之乾隆戊申七月有幕友某君者吳郡人其女嫁同城某氏吳門俗例新嫁娘每過端陽節輒歸寧銷夏輿從而歸其女忽在輿中大叫一聲急急至家氣已絕矣舉家驚惶不知其故一日夜方醒問之女云昨在輿中見黑衣人揭轎簾遂爲持去至石湖中旋有數十人來似搶奪者黑衣人亦率其從者數十人拒之

大戰良久忽聞空中語云光天化日中汝等敢如此搗弄人耶不知是何神也但見兩造人皆變原形俯伏請命而已黑衣者乃鼈精從者則蝦蟹魚蚌之屬而與之奪者則爲猴爲蝴蝶爲蝦蟆水雞也又聞空中語云速送還居有頃但聞水聲風聲兩耳轟然已抵家中矣實似一夢也女旣醒無他疾苦醫者來視亦不服藥以爲無事矣越三日黑衣者復至自此作鬧無虛日言其夫家在石湖中悞食其子報仇而來欲娶爲婦有蝦精者亦佐鼈精爲祟鼈精至女則縮頸而行蝦精至女則曲躬而坐許其食則食量

兼人不許其食則滴水不能飲因延圓妙觀道士結壇設醮事或將易經扎其額或持寶刀覆其頸百計千方總無有效一日諸精怪私相語曰吾等在此無所畏不過難過京口耳女聞告其父某忽生一計買大舟攜其女將至揚州過年一面遣人詣江西張真人告狀詎舟至丹陽龍精怒謂其女曰汝輩欲我過江耶今日便殺汝言未訖女忽暝不得已仍還家時已十二月廿八日矣至次年二月十日張真人遣法官至先一夕諸精怪告黑衣者曰聞明日有江西道士來吾等先去矣黑衣人笑曰江西道士奈我

何耶至次日黑衣人亦去怪遂絕

猪首人身

甘肅張佩青先生乾隆辛丑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未第時同其友人王元堂攜二僕俱在蘭州皋蘭書院肄業路經猪嘴鎮是日適有大官過境大小店住宿俱滿惟西口一小舖尙有空房三間云素有怪不敢招人張王兩公不得已將就借宿至三更時四人俱熟睡忽訇然一聲元堂先驚醒見有一物高七八尺許猪首人身藍毛垢面彳亍而來一見大駭恍如夢魘佩青亦驚覺大聲呼僕皆不應店

主人聞之亦驚起視之一僕死矣不知何怪也後元堂僅舉於鄉得大挑爲校官耳此膚施張芥航河帥爲余言之

投井

吳門陶汝恭曾受業於族兄嘯樓明經嘉慶元年年三十許爲鬼怪所惑自投於井賴家人救撈得不死問其故據說是日垂晚有素不識認之藍衣婦人領至一處洞門齊開燈彩炫目甫入門遂覺身在盪井無他異也自此如醉如癡者累年遂狀其事於張真人適真人有事來蘇命其法官鄒姓者結壇行符咒一日夜至次日之寅刻乃獲之

藏其怪於甕中是早余自杭州回蘇晤汝恭言語如常時
家人咸喜曰愈矣其甕上有天雷火三字符四條貼於四
遭兒童不知欲看其怪作何狀乃揭開未半時癡如故越
年餘遂死其家道亦蕭索矣

狐報仇

嘉慶乙丑年陝西甘泉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須髯
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爲所殺剝其皮而
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
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

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卽以是言告之同邑武生
王三槐及本營叅將旗牌官高珠皆大喜高遂以其女許
中秋爲正宮而讓二女爲妃嬪二女者能撒豆成兵點石
爲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爲不軌中秋有傭工史滿
匱者欲脇之以爲將史不允一夕聞二高與王將割滿匱
頭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匱急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
事一面飛稟上司而以滿匱爲眼目盡獲之是時金陵方
寶巖先生爲陝西巡撫狀其事於 朝中秋等皆凌遲惟
兩女子杳無蹤蹟蓋孤報仇也

高柏林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住廣福寺旁偶于佛前求
終身得吉箴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
邑宰召爲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
繹一日有 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
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擬投水死忽有一
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應舖
設一無所備 欽差故廉吏一見大悅以爲此人是幹僕
郎令跟隨嗣後勢益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爲紀綱不十年

號稱數十萬至郡守監司皆與通蘭譜出入衙門延爲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爲科派民間未免太過百姓譁然有作碑記一篇假官封直達撫軍者撫軍察其事乃據實奏 間有 欽差訊辦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于家每晨必禮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尙求救我其夕家中聞馬喘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卽此老人往託某公爲緩頰小高實不知後聞老人乃狐也

樹神現形

陽湖洪大令

節孫

爲翰林編修洪稚存子中嘉慶戊午舉

人選授湖南某縣知縣署中廳事舊有園池古木參天洪嫌其黑暗遂命伐之吏役不敢曰千年大樹素有神不可伐也洪不信怒曰亟先芟樹枝明日再斷其根是夜洪夢綠袍者數十人皆折臂流血訶洪曰汝家福祿盡矣尙敢肆毒耶洪驚覺晨起至廳事但見池水盡變成血樹皆人立而啼洪大駭因得疾越日死

蜘蛛網龍

海州大伊山中有千年蜘蛛能噓氣爲黑風居民每望見

其風如黑煙蓬蓬人皆嚴閉戶牖行路者則面牆伏壁不敢觸恐其毒也或幻作老人形如村學究喜與嬰兒嬉戲人盡見之習以爲常並無他害嘉慶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忽大雷雨有兩龍來擊之蜘蛛吐絲布網縛住兩龍兩龍窘格鬪半時濱海皆漫又突出火龍兩條焚其網前兩龍始遁去須臾雨收雲散龍與蜘蛛皆不見居民於數十里外拾得蛛絲大如人臂其色灰黑其質堅膩或長丈餘或數尺兩頭皆有焦痕眞奇事也大興舒鐵雲孝廉爲作蜘蛛網龍篇七古一首刻集中案大伊山在海州城東南四

十里秦漢時謂之伊閭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閭是也

借寓

嘉慶辛未歲諸城劉信芳尙書爲江蘇學政將考揚州府屬其試院故在泰州院東有富家某者主人偶坐堂中忽見一老人來謁白鬚飄然約年七十餘矣老人曰劉學使將到此間鄙人有家眷十餘口可否暫借尊府後園寓一月乎主人怪之頗聞試院中有狐仙之說慨然允諾老人忽不見遂將後園關鎖不許家人闌入隔數日有小婢抱

官人到園門見關鎖旋回內宅忽空中似有人將所抱官人奪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會意戒勿言頃刻間見小官人在房中臥榻上嬉笑如常手上添金鐲一雙

放火

淮城王姓者素封開質庫因擴鄰屋見有小狐三頭遂斃其二其一逃去自此家中作鬧無虛日嘉慶乙亥冬日質庫大燒深受賠累以此控告張真人給牒而歸安靜數月復鬧如故王不堪其擾將燼餘當包陳本四萬餘金賣與程姓忽聞空中人語云吾與王姓有仇爾可不買其妻聞

之甚明程不信仍買其包丁丑三月包樓復起火燒盡無餘

採蓮朱桂

清江浦有採蓮者本倡家女風騷絕世一夕有美丈夫來宿並無纏頭每夜輒來驅之不去知其爲狐仙也鵠母哀求之曰仙來此間已八十餘日無一客上門者豈仙必欲餓死我母女二人耶仙始慙而去又有朱桂者爲茶坊傭工每夜有好女子來奔桂窮甚其女稍稍周濟之後桂母欲爲娶妻其女不許桂與爭之遂批其頰如此者二三年

一日忽不見此二事清江人傳爲奇談

獺鬼

長洲有徐某者富而慳親友借貸拒弗見也其子年弱冠頗思幹蠱每爲延接或私自周給之父大怒以爲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之欲以絕其將來未幾其子病醫藥難治或云獺肝可療也乃重值尋覓得一小獺取其肝未及服而獺鬼索命云殺吾子以療爾子豈天理之所能容乎徐百計禳禱卒無效顛癇以死而家道貧矣

獺壻

有鄉人周姓者生一女年及笄矣臨河浣衣忽見水中躍
出一少年大驚疑爲鬼物次日有客來議姻事周末許客
既去而案頭留紅紙一張乃賴氏求親帖也正怪鄉村無
此姓擬待客來還之隔月餘忽一少年趨庭盛服自稱于
婿周大怒逐之少年笑曰婿實姓賴翁何得賴婚耶遂據
房屋設茵榻餽儀物并謁親鄰方擇吉期忽一人來告曰
老安人死矣亟歸夫少年大慟不止入水而滅或謂此
少年是獺精也云老安人死遂不敢娶亦奇已哉

醫狐

膚施張子涵茂才閱余所輯履園叢話精怪一門因言其
先世東白公善岐黃性嗜酒居家在古坊州之西原曰古
路村每至市中輒醉戴月而同率以爲常一夕忽遇美少
年若素相識者欲請診視云所居甚近遂同行約二里許
入深谷中及入門見童僕如雲往來不絕問所診者何人
少年曰內子臨盆三日矣診其脈帶弦而手微熱似受涼
者視其面則雪白如玉絕色也因開一方囑之曰市上惟
王姓藥鋪爲道地遂辭歸次日至藥鋪果見所開方於案
上不知從何來而藥已空中撮去矣其異之其地故多狐

好事者循途而往唯見山色空濛蒼苔滿徑血蹟淋漓而已

火怪

長洲縣北鄉屈家濊諸處忽於嘉慶乙亥年冬有火怪從荒墳中出如煙一團滾于地土凡腐草枯葉無不拉雜摧燒之居民驚懼伏地哀求恐其上屋也怪在空中自言吾愛看戲地方上倘能唱戲敬我我卽去矣于是鄉人咸醵錢演戲三日其怪寂然

佛雲夫人

錢唐王疎雨觀察第四女名稊生號佛雲年十七德容兼
備尙未出閣偶遊西湖花神廟似見花神回眸而盼之者
正訝詭聞忽有白雀飛入袖中覓之不得歸而夢與花神
相見自此得病如醉如癡自言自語觀察患甚遂牒于城
隍神病少減隔一二年嫁於介休馬方伯書欣之公子名
鑑者婚之夕拜起似有神人擊其背公子驚而病二載而
沒佛雲柏舟自誓至今嘉慶庚辰已十餘年矣並無恙也
佛雲能詩工書畫彈琴奕棋無不通曉而尤明于音律初
佛雲年六七歲其母夫人鍾愛之送尼院拜爲弟子有老

尼酬以銀鎖歸而變金問老尼尼曰實銀也殊不可解

老段

陝西太白山中有樵者四十餘人夜宿山下取胡琴鼓板作秦腔以爲樂時殘月初升見一人長數丈頭大如栲栳口潤二三尺卓卓然來樵者恃人多不畏也唱畢長人大笑曰唱得好再唱一曲老段聽聽樵者復唱長人復笑如前每一笑時山鳴谷應樹木颯颯生風中有一惡少年以樵斧燒紅投之長人口中大叫一聲而去明日樵者四處尋覓惟見枯樹一大株節隙處樵斧猶存耳此乾州馬岡

千言之其事與石濤和尚相同相傳石濤在黃山夜坐見
一藍髮紫面長人張口突入石濤適圍爐火遂將鐵箸夾
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負痛疾走閱三日石濤偶出山忽
見路旁核桃樹一本杈枒如人狀鐵箸與炭俱在焉此皆
山魃木魅之屬也

山魃木魅之屬在處都有總出于深山中婺源齊梅麓太
守爲秀才時嘗與同學讀書大障山古寺一夕聞窗外窸
窣有聲須臾漸入室喧攘殊甚不知何物幸臥房緊閉未
能入也及天明看室中所有書籍筆研字畫以及桌椅器

其無不爲之顛倒寺僧曰此山魃也又吳門張淥卿隨其父宦閩中間某縣官署後有鬼物人不敢近淥卿素膽壯夜宿其處從梁間偷看至三更時果有數物非人非獸往來於庭砌之間又有龐然而大者一頭長七八尺亦無首無尾私念曰必山魃也其次夕戲將鞭爆五六串以藥線相聯復以火藥三四斤布置周遭仍從梁間以待看所謂鬼物者復來淥卿炷以火鞭爆齊發火藥亦飛熾滿地但見數物從火中跳躍大叫移時而去及天明並無蹤蹟後遂寂然

報應

叢話十七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德報

元末明初有張某江西人積德累世人無知者嘗卜一地
葬其父母葬畢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必當爲三公張
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賢次曰昭次曰簡次曰鐸分居五
處其一居湖廣後爲江陵相國居正諡文襄最先發其一
居四川入 本朝爲遂寧相國鵬翮諡文端其一居江南
爲京江相國玉書諡文貞其一居安慶爲桐城兩相國英

諡文端文端子廷玉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軍卽菊
溪相國百齡諡文敏也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且科甲蟬
聯數世不絕古今所無而文和弟廷璐爲禮部侍郎廷瑑
爲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靄若澄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若淳爲刑部侍郎尤爲一門之盛

長洲韓宗伯世能與清流令蔣育馨同登隆慶丁卯榜宗
伯之祖永椿居陸墓家貧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盡入水
中四十年不倦蔣祖京義居婁門外敦倫慕義家貧稍有
蓄必助族人讀書膏火送弟士修入城應郡邑試徒步往

來雨雪饑寒不顧也後永椿以孫貴贈一品京義以曾孫若來貴贈一品韓蔣兩家三百年來爲吳中望族

蔣皆我公名育馨長洲人年十八領隆慶丁卯鄉薦萬歷中官福建清流令多惠政錄其陰德尤大者二端清流山民多畜蠱毒人至輒死公親自按捕殲其渠魁且以治蠱良方刊示通衢人賴以生者甚衆又清流民俗奴婢鬻於人者日椎髻赤腳負汲道中過時弗嫁健兒多魴鯨自處終身不得娶公下令年二十外弗婚嫁者有重罰能遵令者各贈以銀一夕而畢願者數千人民感其德爲立生祠

迨公去任老幼攀轅以豆一石置公車前日願祝好官子
子孫孫發科發甲也公之子燦卽中崇正元年進士孫德
垓中順治十五年進士垓中順治十六年進士埴中順治
十八年進士俱以文學宦績著名東南自此曾元以下登
甲第躋顯秩者至今不絕

李明愍字山顏號蓼園明末補嘉興縣學生順治元年舉
鄉試授福建古田縣學教諭受知於巡撫佟公國鼎時閩
有流民數千或疑爲寇將殺之蓼園力白其寃得免嘗上
佟大中丞詩云閒嘗從行閒歷歷摩高壘慷慨談世事與

酣掌每抵海上揚風波桺中出虎兕書生佐軍威母乃失
所倚妖人布流言間左竊姦穴城南數千人如肉登諸几
多公重一言豪民類遷徙一時反側徒渙然釋疑似余力
何有焉公惠可知矣相知貴知心如公寧有幾平生一片
心士爲知己死長吟以報公詩人歌樂只蓋紀實也是年
山寇四出榕城被圍累月及事平則檄按士子之脇從者
人情洵懼公謂中丞曰此邦初定猶新國也宜用輕典惟
亟請廣招徠以消反側於是諸學生畢出復業他邑效法
全閩以安後蓼園引疾歸生子五人長琇官處州教諭次

我郊官廣西鹽驛道次陳常中康熙癸未進士歷官兩淮
運使陝西道監察御史次在華中康熙丙子副車次維鈞
附貢生初授江西都昌縣歷官至直隸總督門第之盛一
時無兩皆積德所致也見嘉興李金瀾明經所記之天香
錄

韓誦先公名勗長洲人至性過人父治由舉人知黃巖縣
事有政績卒於官公奔喪千餘里遂病咯血伯兄以役事
被累公盡哀所有以濟兄家雖破絕無幾微憾也待女兄
弟尤有恩意一適張氏夫婦相繼歿撫其孤成立其篤於

倫誼類如此子葵康熙癸丑會狀仕至禮部尙書謚文懿
孫曾俱占甲科

沈韓倬公名世奕長洲人先世自玄谷公以下積德累仁
世奕登順治乙未進士官翰林請假歸杜門讀書培植寒
畹賞識韓文懿公於未遇時人咸服其精鑒子旭初康熙
丙辰進士官編修朝初康熙己未進士官侍讀朝初子曾
純康熙庚辰進士官義烏縣俱以文學政績稱後裔入館
選者相接焉

宋文恪公德宜明御史學洙子性孝友年十七以父殉節

事未彰乃敘巡按山東狀伏闕上書得贈卹弟歿撫孤女
踰已出凡宗族貧者必竭力周之無難色中順治十二年
進士官至大學士子駿業大業俱顯貴孫曾科甲至刑部
侍郎鎔七世顯貴

蘇城蔣公表名維城由歲貢 廷試第一授學正生平敦
厚好施康熙癸卯歲大饑偕弟公遜設粥廠於南翔甫里
日計粟五十石罄家賑濟又仿京師舊制與許香谷張循
齋張晉侯諸先生設堂元妙觀以收棄嬰各捐田百畝其
餘善行不能殫述年六十隱居洞庭尙未得子往來太湖

買生物放湖中三日爲期其夫人袁氏爲先生置造室二人五年之中連舉五子先生歿時其弟公遜先生已卒甫里人請于當事爲先生昆季建祠春秋俎豆至今不替

廣東欽州營遊擊阮公名玉堂爲今雲貴總督阮雲臺宮保之祖少善馳射中康熙十四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出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改署苗疆九溪營遊擊乾隆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苗民爲亂時雲貴總督張廣泗爲經略總制全軍阮隨各營官兵進勦殺獲甚多苗民糧盡不能支乃乞降近營跪哭阮察其誠爲請于經略經略

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阮以死自任次日率衆賊乞降經略云發三礮不畔去乃真降耳卽對衆發三大礮斃數十人餘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受降當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而各營官兵由左路奮登突殺賊之精銳殆盡生擒男婦子女三千五百餘人解赴大營經略欲盡誅其生口阮爲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殺者當誅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經略始可其請阮旣出營爲分別男女年歲苗民環跪哭聲震于山谷先擇壯年強

項者斬之其餘全活給以口糧阮之德也至宮保中乾隆己酉科進士入翰林現官雲貴總督晉宮保銜 賞戴花翎以文章經濟稱于時咸以爲積德之報云

吳縣潘大豕宰世恩其先世歙人上祖某居鄉有盛德嘗以除夜人定後秉炬至廳事見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視之鄰子也呼而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擄蒲家盡落且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爲肱篋之行素習公家門戶甚熟故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諸負日須十金翁曰十金事不難何不早

告命之坐出二十金子之曰十金償負者十金權子母作
小經紀勿再蹈故智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
感泣叩頭去隔十餘年翁入山卜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
其地者爲誰因就一村店飲有男女兩少年見翁至羅拜
於前諦視之卽除夜贈金之鄰子也蓋其人得金後爲旗
亭業居數年頗獲利娶婦且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欵洽倍
至殺雞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
所買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爲佳兆請獻之翁不可
其人再三懇始立券仍厚給其直遠近地師相度之皆以

爲此鼎元地也數世後遷吳豕宰伯父農部奕雋比部奕藻先後成進士豕宰暨其從兄編修世璜俱得鼎甲古語云吉地非遙根於心地良不誣也

吾鄉孫春臺中丞

名

永清未第時嘗佐廣西方伯胡公文

伯幕中爲友值土司以爭蔭襲相告訐驗其文皆明時印璽總督某公將擬以私造符信律當斬株連者甚眾春臺先私具一稿懷袖中見方伯曰土酋志在承襲無反狀豈宜以叛逆坐之方伯曰是上官意且限迫奈何春臺出稿示之方伯讀竟大喜陳于督撫從之得活千人後中丞以

中書舍人起家官至廣西巡撫第三子爾準中嘉慶乙丑進士入翰林歷官至浙閩總督

常州費歐餘觀察

潛

之父故府中書吏也爲人肝膽有智

略狀貌奇偉乾隆三十三年大早有江陰饑民千餘人結黨滋事大吏某欲坐以叛案將入奏矣費翁直其行私將文書名簿詐稱失火盡行燒毀而自首于府中太守知其賢置不問從輕發落事隔二十餘年至觀察遂中乾隆丙午副榜今官陝西督糧道其公子開綬中嘉慶庚辰進士授庶常年纔弱冠耳

蘭州有秦某者自幼出門謀生爲督撫堂官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尙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欲與誰耶遂攜萬金入京將報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若不官之爲美也盡以橐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學以教鄰里之不能習業者每當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硯給賞諸生以鼓勵之并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兩子長維嶽號曉峯中乾隆庚戌進士入翰林少子某亦中鄉榜官山西知縣後秦某年九十餘

享福二十年而卒

乾隆五十年間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縫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委巷聽黑暗中有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人無償將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亦何必尋此短見耶問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隔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煥又中道光戊子舉人夏源泰在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

一鋪與茅厠相近一日在厠上得遺金約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爲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後亦爲夥計遂發財傳其子傳其孫至今猶盛

無錫東門克寶橋有某姓者偶入茶館拾得一包裹開示之皆金珠也某素有膈症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爲坐有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是日某回家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爲一咸驚異之自此膈症遂愈其人

至今尙存家道小康矣

吳江縣皂隸石魯瞻居心甚慈清閑無事輒取竹板磨極細或浸糞缸使人不痛不傷有私託打重板者石嗚咽不應曰吾不忍爲也如是者五十年間至今尙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

冤報

康熙時吳中有顧某者宦於河南商邱縣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州縣官得賄寡婦上控而顧某案其事旣不能爲之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州縣

官寡婦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藏匕首於膝襖中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田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貿易蘭陽路過其地卽寡婦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飯店有大樓三間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時天已晚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樓有鬼不能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婦人衣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婦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之法幸示我也婦曰但於君啟行時呼賢妹

一聲及上船過橋俱低聲呼我至蘇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斯可矣婦又曰我所以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卽以報君也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果獲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還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燕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遂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縊死吳門人至今傳其事

余鄉張塘橋有某甲種田爲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

一妻甚美某甲見之嘗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爲妾死無恨矣遂召傭者置之家每俟其飽食後令之負重如是者年餘遂得疾死其妻旋嫁之以爲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月間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甲往田畔遊行見叢莽中傭棺欲朽忽生善念意以爲此人吾所致死今年冬底必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蛇嚙其足甲大驚負痛疾行蛇尙在足蟠數圍鉤之不去而甲已憊矣因將前謀告人一村老幼咸來且觀且駭甲死而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妻曰我腹癢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

看其中有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山陰沈西園遊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貢生某一子遠遊數年不歸媳少女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窺其媳美書一僞券以妻作抵與權州吏目朱景軾賁緣賄囑具詞控告西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夏楚憤甚自經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朱景軾瓜代而西園亦改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

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園夜
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
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遍身擰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
白爲問荅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西
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窗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
巨掌掌大僕面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
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銅煤莫不駭異十五日
署中正演戲西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
口張鼻掀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反走朱景軾爲買棺

殯殮寄於西門外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
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味良之報應如
此汲縣林午橋司馬爲周公薦卷門生時在杞署目覩其
事云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
父爲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
左旣看中矣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而不知其肌膚何如
有暗病瑕疵否必觀之方成交也左亦以爲然商于媒女
泣曰吾爲父死尙不顧何惜爲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

其衣褻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看見腰下有黑疵又謂左曰此未爲全璧也事遂寢女大哭曰吾爲父罪至於自賣其身而羞辱至此尙得爲人乎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物見有微瑕立棄之如土其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池館曲闌花榭間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體每日肴饌非親自撿點則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無不知之者余同鄉鄒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姪生子不數日顧氏

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云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母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方一隻以致嫂咒罵不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故必求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遂將鹽水攪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如是者數次自云已到陰司審問拶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家人啟視之手足青紫如用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也

孽報

國初蘇州大猾有施商餘袁槐客沈繼賢吳縣光福鎮則有徐掌明俱攬據要津與巡撫兩司一府二縣聲息相通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太傅金之俊歸田後屢受施商餘之侮至患膈症而歿施下鄉遇雨停舟某船坊內主人延之登岸盛饌款留施見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軍器報縣拘查施佯爲之解救事得釋曰以此報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謝餽之銀不受適鰭魚新出覓一擔送施以爲奇貨施卽命其人自挑至廚下但見鰭魚已滿廚矣又

見一銀匠妻貌美曰此婦眼最俏匠聞之以石灰瞎妻眼
恐其計奪也其勢焰如此後金太傅門生某者來官江蘇
臬使聞其名百般羅織杖斃之沉其尸於胥江沈繼賢嘗
與人鬪牌被人捉一張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爾何
害沈喚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悲曰犯何法
而捉我沈笑曰捉爾何害又一勢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
年至向沈一拱滿堂駭然責少年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
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攀害下縣獄其父兄以五百金
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情以五百金

還之少年懇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我了少年始悟吳俗語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什麼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後被巡撫湯文正公杖斃元妙觀三清殿下滿城人稱快徐掌明與崑山之徐聯譜勢可炙人諺云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擡屍至黃門如張員外殺王德保正詐周羽故事訐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臺王公新命斷結辦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遜如扮盜入孫氏室強姦婦女以洩舊忿一婦被姦時摸盜

手六指知爲掌明子案破立斬掌明之父亦被湖寇赤脚
張三餘黨斫死三代不得其死殆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耶袁槐客死後其子爲盜問立斬亦天報也

康熙乙巳嘉善有朱君達妻顧氏頗美縣役某催科至其
家睨君達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顧大驚旋入房自
泣曰此頸爲人加手豈可洗乎遂縊死越兩月役偶乘舟
往郡中忽見顧氏上其舟役作魅語云吾知之矣遂投水
適遇來船絳纏其頸不能解立時流血死報應亦奇

崑山徐健菴司寇有幼子冠卿

名駿

少聰慧延孝廉周雲

陔教授冠卿中式後與其師同入京試禮部師管束太嚴冠卿以巴豆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卽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題其混名曰藥師佛藥師佛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年以其詩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周貌無異乃大驚悞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恠之冠卿曰吾命也餘無一言余舅祖葛聖修

先生嘗館于冠卿家課其子知之最詳

昔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烈之婦國家有旌表之例覺羅雅公巡撫江蘇奏准不許濫膺遂使陋巷窮嫠向隅飲泣雖然忠孝二事固人子之所當爲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而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不可泯滅者雅公素稱循吏此舉未免過當恭逢 聖明御宇凡有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不知之而獨爲此省區區小費耶後公以征庫車城失機正法安知不以此一事之報也

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嘉定西門外有一徐氏婦荷鋤往田忽爲暴雷震死其子甫垂髫亦爲雷火所焚而未死擊其履粉碎人爭拾視則以字紙置其子之履也此慢襲字紙之報

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向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鑿真元患癆瘵天死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刻淫詞及春宮圖像易於銷售積資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殮無措妻子離

散此編造淫書之報

湖州某姓爲人陰險有刀筆才凡非理之事經其飾說便足奪人之聽平生所害不一人後得一奇疾發時輒自咬其指必鮮血淋漓方得少愈十指俱破傷風而死此刀筆害人之報也

有某翰林簡放學政取士頗不公盈箱累篋滿載而歸遂爲富翁不復出矣營造大宅兩區一在故鄉一在京師二十年後同夕火起燒盡無餘

吾邑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靡惡不爲被其害者

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斂人中自割其
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
割其舌曰此誣人閨闈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尙能
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
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
復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此康熙年間事

乾隆初年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
如何也某一日遊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
之訪知爲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返後復思之至忘寢

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大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有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衆恠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面具卽土豪某也遂鳴官緝捕得其實問立斬無不快之

業師金安安先生外孫中銑中鉦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鉦亦議敘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二十外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于舟中中鉦死于車中云

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後余在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譚
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 旨差辦貴州威寧州劉標虧空
一案訊得原臬司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絞竟挾私加
意苛求遂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兩子俱爲所祟甚矣
哉鬼神之靈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峰
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觀公之相必登
台輔兩子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相可改也
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其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
公有兩孫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車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

語家道亦凌替矣

常熟黃草塘有須姓者以屠牛爲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爲美味一日將牛刀安置門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落其口斷舌死

又魚行橋有一獵戶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忽得一夢夢神告之云汝要病愈須將稻柴扎一入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鎗打之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鎗一發大叫而絕

余近鄰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爲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病
病愈後面成羊狀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陽糴米死于江中
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背一包持一
傘從后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楓涇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
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犬繞床爭噬其體號呼求救臨
死時自投牀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

婁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爲食其術甚祕人莫知也其
後楊背上忽生雄雞毛一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

曰此吾偷雞之報也

湖州荻港某姓者娶一妻頗有姿色而冶容放誕不異青樓其夫憤之未得間也一夕聞妻房中有人聲卽持刀入但殺其妻而脫逃其姦者其夫懼罪卽時商于地棍某某曰此事不難必送吾三十金方可救汝無可奈何卽書借票與之棍乃爲之計曰爾急急回家勿動聲色點燈室中而半掩其門俟有人來卽殺之是已果如其言天明辨之卽此棍之子也辛亥六月間事

婁門陳生某者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

居延師課讀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先母告余云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卽去第囑家人勿哭毋移尸尙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噬語耳至次日晚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舉家大驚師亦駭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兩三時始甦生自言暈絕時被二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奸並誑其財物致鬱死訴冥司削其籍轉生爲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于是諸惡丐亦求索于

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告其事及期諸丐譁然至其家已有備咸爲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入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卽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遂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定奪可也近因偶萌惡念故被拘執耳生與婦力辯是和非強渠先來奔而婦執以誘奸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果得淫奔狀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廿四日事也婦與生仍譁辨

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仍作丐有號哭跪求于側者乃生
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一鬼持湯來
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嚥口甚腥而腸欲裂矣
乃放出羣鬼爭索賄其母又爲生支持之其母曰汝回陽
速行善事三百條尙可遊庠耳推而醒生遂病月餘始平
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言之
甚悉

蜀中有一無賴子夏日大醉裸體仰臥文昌殿前道士勸
之反被辱詈道士畏而避之無賴猶訕謗不已且對神像

遺溺忽風雷大作霹靂一聲削柱木一片鋒銳如刃適破其腹劃然中開腸流滿地更有奇者神前布幡器具柱木皆爲雷火所燒惟兩柱上所挂金字長聯雷火燒處逐字跳過無一筆燒壞者時吳門周最齋太守適官叙永廳親自往驗目擊其事

余見有某太守者家蓄美麗甚多選其精于一藝者號十二金釵募金瓶梅葡萄架之名以金絲作藤穿碧玉翡翠爲葉取紫晶綠晶琢爲葡萄搭成一架其下鋪設宋錦爲褥褥上置大紅呢繡花坐墊旁列古銅尊彝白玉鴛鴦洗

官哥定窰瓶碗及圖書玩好之屬與諸美人彈琴奕棋賦詩飲酒或並觀唐六如仇十洲所畫春冊調笑百端以此爲樂不數年太守死而美人星散宦橐蕭然又有某顯宦者好優童豔婦不惜重費入其室者兩行侍立朗如玉山唯有垂涎不敢平視怦怦心動而已後官敗出戍死于黑龍江家事亦顛倒不可問嗚呼天道福善禍淫如此其速耶

常熟南門外有七圖張姓者兄弟四人無惡不作皆力田頗饒裕新造廳堂一所費至數千金尙未進屋也道光元

年五月忽染時疫兄弟叔姪以及老少婦女接踵而死者至十八人僅存兩歲幼孩而已聞者爲之吐舌

有某生者籍潤州自其祖貿易吳門遂爲吳人年少美丰姿見鄰有好女兩小無猜目成心許求姻不諧生已別聘女將嫁矣生又誘與爲亂復設計破其婚姻擬納爲妾而復不果女遂抑鬱死未幾時見此女爲祟生遂患羊頭風每發卽暈成婚後延親朋演劇讌會生忽仆地口稱潤州城隍同吳郡城隍欲會審須往聽訊遂瞑忽聞號泣聲又聞杖責聲醒曰女先告本郡神因原籍文書未到不能出

關潛伏貢布船至本籍告準始會審定罪也遂死

道光元年閭門崇真宮橋左右失火時有鄉人搶刦一箱
未至家適其弟自賭博場見之遂奪去計值百金一夕而
盡鄉人恚憤致病醫藥半年賣田去屋始得就痊枉費老
心轉破其產

東臺姜又白言其鄰有翟姓者以胥吏起家造孽不少而
其子甚樸誠娶一妻美而賢事翁姑惟謹初生一子頭頂
尖出數寸如牛角然每一哭則更高以爲怪而斃之繼又
生一子鼻止一孔甚小人中間缺寸許可望其喉亦以爲

怪而斃之後生二女皆嬌美如其母嗚呼豈天將斬翟姓嗣故隱其惡而顯其報耶

道光庚寅五月十九日大雷雨高郵新工汛震死三人在太平船上行人聚觀詢之乃分發廣東候補知府卓齡阿與其妻關氏並本船舵工一人其僕言主人在京伉儷甚篤獨不孝于其母分院而居有黃泉相見之誓母知子將出守使人謂卓曰吾母子不見久譬如與汝爲鄰今日遠遊亦當來一面而卓與關竟驅車早行矣一事如此其他可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惟舵工同時震死不知其故或

言卓在京時負人七萬餘金債主十三人皆山陝放賬者
跟隨坐索卓不得已卽與其妻同謀差舵工郭元良買砒
霜欲藥之也時州刺史某爲驗其尸下棺交其僕從回旗
而以放賬者提解回籍云

忤逆報

吳門蔣榮祿公塋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大風潮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卽時隕命公之曾孫
古愚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于湯文正公歿後猶
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置毒藥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不肯乞人袖中出一紅綾衫與之換婦歸家姑喜示其衣婦又奪之初著身忽然墮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猪鄰人咸集不孝婦猶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故變猪以示人耳言訖而竟成猪叫矣獨其前腳猶似人手太倉毛稼夫親見其事爲余言之甚詳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遣擔夫挑火藥百斤往教場偶過都亭橋周啞子巷打鐵鋪門首鋪中正在打鐵

有火星爆入藥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
有不孝子乳名和尚者鬚髮俱燒去尚未死其人係遊手
棍徒日以賭博爲事有老母年七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
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懷其創楚猶百計醫治之和尙
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
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不孝婦忽向姑詈罵喃
喃不絕口姑竟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
門而臥久之不開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姑聞之欲入

房視不得也急呼他人打門惟見不孝婦臥于地一腿變成驢越數月死

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詈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與之姑弗知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爲猪入厠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千人其後是猪終日在污穢中游行見人糞則食之歲餘猶未死案南部新書有河南酸棗縣下里婦事姑不孝忽雷震若有人截婦人首而以犬頭續之其事相類

刻薄

有某公子最刻薄在河南節署習無墨水而善於罵人偶將闔署賓客出具考語每人定以八字無不形容絕倒嘗謂人曰吾見世之所謂經濟文章遊山玩水吟詩作賦徵歌度曲掃地焚香以及書畫琴棋風流儒雅之輩一應著卽處斬其議論類如此其治家也事事親裁不經奴僕而一錢如命恐人侵蝕不利于己也自此家道日富積有良田萬畝大屋一區計每日進門可得百金而猶以爲未足後以好事爲人告發自詣縣中覲面行賄縣官怒立坐堂皇取賄置庫一面通稟上司關提收禁自此花消二十餘

萬兩事始平又有一孝廉才調有餘而言語尖辛必欲勝人以爲快後官縣令積資數萬金惟有一子亦聰明絕世遂將所有宦囊揮擲殆盡至於客死他鄉一孫癡呆不識丁字矣可畏哉故凡人出一言行一事寧忠厚毋刻薄刻薄之至者必有奇禍云

殘忍

有某公平生好食鷺掌以鷺置鐵枴上其下漫火烤炙鷺跳號不已遂以醬油旨酒飲之少焉鷺斃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無倫康熙二十八年賊匪夏包子起兵謀反以

鐵楞炙死慘酷異常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驢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鱸香館蓋借鱸爲驢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椿將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橫于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後腿或肚當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驢尙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爲山西方伯聞其

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按司治其獄
引謀財害命例將爲首者論斬其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
禁張味石大令爲余言

浙中有搢紳寓吳門御下最殘忍性好淫家中婢媼無不
污狎之者然稍有不遂則鞭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臥
一筆數十有號呼者則再笞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胷或以
繡針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頸其有強
悍者則以青石一大塊鑿穿將鐵鏈鎖其足于石上又使
之掃地一步一攜千態萬狀難以盡述後有傳其事於鄰

近者咸爲憤憤率衆詈其門主人大怒皆縛之自此人益衆打毀殆盡因成訟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窮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據僅辦提解回籍而案始結然其家已破矣有僕人某深知其事言之甚確將來又不知作何報應也

折福

戴堯垣春水居筆記載杭州余秋室學士廁上看書折去狀元一事甚詳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見學士卽問此事學士曰有之可見堯垣之言非妄大凡人有以廁上看書最爲可笑

南風
廿
雲間蔡禮齋者爲侍郎鴻業之孫左都御史馮公光熊外
孫通才也最喜在箭桶上看書鄉試十餘科不第以援例
作江西縣丞候補南目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
死禮齋亦旋歿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者又安知不
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廣陵有鹺商女甚美嘗遊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認此
女爲娼也不由分辨遂答之女號泣卽回家其父兄怒欲
白太守是夜夢神語之曰汝平日將舊書冊夾繡線且看
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臥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

醉令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事遂止後痛自悔改以
夫貴受封雍正初年事